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二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天氣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着不善。常歉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曰夫爲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

鑽木戞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旣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致堂胡氏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

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纔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値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唯光爾。適映

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於幻怪僞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撝謙曰余見同雲之中亦有金蛇之狀葢陽氣所起之處耳

朱子曰雷如今之爆杖葢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蝃蝀本只是薄雨爲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

鄒謙曰崇禎曆書言虹霓是濕雲所映試以玻璃瓶滿貯清水別爲密室止穿一隙以達日光瓶水承隙則光透墻壁亦成虹霓殆有此理月令八月虹藏不見蓋此時濕氣斂耳若白虹則別是異氣

或以雷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渣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問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爲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爲凝結得陽

氣在地。久年發達。生長萬物。

西山眞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爲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於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而殺之也。

西士熊氏曰。火土自升。不遇陰雲。不成雷電。凌空直突。今夏月奔星是也。其土勢太盛者。有聲有迹。下及於地。或成落星之石。與霹靂楔土。經火煉凝聚成質者同理。若更精更厚。結聚不散。附於火際。卽成彗孛。

附麗既久勢盡力衰漸乃微滅矣

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可見

撝謙曰如朱子所言則風似天地間滚來滚去一怪物恐無此理據易巽爲風巽入也當自外入中間陽極感陰亦能生風

又曰雨如飯甑有蓋其氣鬱蒸而汗下淋漓則爲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爲霧龍水物也其出

而與陽氣交蒸故爲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尚徃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

勉齋黄氏曰。陰陽和則雨澤作。詩不云乎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亦以陰陽和而雨。春之所以雨多者以當春之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蒸溽而成雨秋亦然夏則陽亢冬則陰過。是以多晴

攜謙曰。淫雨者。陰陽多交也。旱者。陰陽不交也。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高山無霜露。卻有雪。其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峯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露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

是雨遇寒而凝故高處雪先結也○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曰露自是有淸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爲霜今觀之誠是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淸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爲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爲雲

西士熊氏曰水土濕氣既淸且微日中上升卽爲風日所乾迨至夜時升至冷際乃凝爲露夜半以後寒

氣微深氣升稍重故晨露尤繁風盛卽露微夏旱無濕氣夜并無露

程子曰雹者陰陽相搏之氣盖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朱子曰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的也有是蜥蜴做的昔閩王恭議云嘗登五臺山見蜥蜴含水吐之爲雹及夔堅志載劉法師嘗登隆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限

入井中飲水皆盡即吐爲雹蓋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兩頭皆尖有稜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雹也

摛謙曰按水屬少陽極柔軟者陰中有陽也到寒極并水中一陽皆柬消乃腹堅而爲冰冰者陰之極也雹只是冰之類非所謂陰陽交爭也雪只是雨結成故鬆而薄雹之大者或非土面所結是有

物帶上者。

西士熊氏曰。氣有三際。近地者溫。中際冷。上際熱。二時之雨。三冬之雪。蓋至冷之初際。已變化下零。所以然者。冬月氣升力緩。必同雲冐日。徐徐而起。遇冷凝沍。故結體輕微。餘二時雲生亦遲。雨滴亦細。獨是夏月。鬱積决起。上騰力專勢銳。故雲起叠涌。膚寸暫合。而瀟滄旋盈。因其專銳。逕至冷之深際。若升氣愈厚。即騰上愈速。入冷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以此驟凝為雹。雹體小大。因入冷深淺。為其等差。雹雲上

升與雨雲異。善辯觀者見雲生有異。知當是雹。可得亟避矣。雹中沙土更多於雪。

撝謙按斯言有理。

地理

朱子曰。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南西北高下可知矣。○水經云。崑崙去嵩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嵩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

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搗謙曰天地之情向生而背死東生西殺故崑崙爲地之頂而一帶冲和之氣皆在崑崙之東南蓋天下之氣皆自乾發也○中國山勢皆自崑崙發來水亦自西而發○凡生氣皆廻旋逆水而上○天竺諸國皆在崑崙之南故不知日月升降地中但見日月避於山北爲夜出於山南爲晝故謂崑崙者○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使遊於中國自知此說

之謬矣。中國之南甚暑。即交廣可見。况於天竺諸國地近赤道之下。四時皆燠。故佛教生焉。最喜清淨。此如長夏之人。喜納凉。不足怪也。中國之北甚寒。即燕雲可見。况於如德亞以至歐邏巴諸國。迤邐西北。日漸不經天頂。四時多寒。故天主之教行焉。其人精思徤動。此如隆冬之人。陽氣内足。古人亦稱三冬文史足用。不足怪也。中國聖人之教。則以時中為貴。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世之人去中就偏。不知有時或

爲一息千古之說執一而不變偏動偏静其去生生也遠矣

又曰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个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河東河北皆繞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太

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時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或問平陽蒲阪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脊。不生物。人民樸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爲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

要害地。都在西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爲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

撝謙曰。堯舜之冀都。在今山西。至周而諸聖人皆生於雍。在今陝西。歷秦漢及唐。皆都陝西。後漢及晉都洛。在中州。自晉南渡。都建康。江南始盛。宋都

開封。亦在中州。南渡則都臨安。元都燕。永樂間因之。盖地氣有盛衰。未可刻舟求劍也。禹貢雍州之田上上。揚州下下。今最下之田。稻粱遍於天下。而雍土多為丘墟。又豈可謂岐豐洛鄗之地。必出聖人乎。所以建都必宜居北。北者不特北辰所在。盖天子必向南而治。以臨撫兆姓。故居北與宅中為宜。若都江南。是背中原也。凡帝都必具小天地之勢。在陰陽之會。風雨之交。以江南論之。先儒皆謂臨安不如建康。然建康北坐。江水駛而不畜。故六朝

都之。皆不久。洪武中。雖以此混一。然一傳而亡。非可久。建易知也。臨安雖在屋角。亦具帝都之形。但不能自立耳。宋高既都此。則其北向臣順。與錢鏐比肩。宜也。惜今已損鑿殆盡矣。予足不出數百里中。未知天下之大。但以杭論之。大抵山川無常勢。地亡其精。殺氣乃至。少時讀史。見宋末。元兵至江上。稱錢塘江潮。三日不至。以爲大異。以今觀。殊不足駭。崇禎間湖上諸山。同日崩。洪水被城郭。後連遇大火。諸正官廨皆盡。末年鳳皇山被鑿。兵火始

熾。隔江交兵之際。大槩無潮。不過微長水而已。丙戌。江水纔及馬腹。以一方推之。天下可知也。故有國者。首務寅亮天地。燮理陰陽。可不愼乎。

又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於兩浙閩廣。○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

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福建二廣○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巳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脊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爲臨安又發去爲建康○江西山皆是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

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朱子爲同安主簿嘗判一墓地之訟一勢家本不直上官判與之朱子力不能回往視其地頗有結聚因書其判尾曰有了地理沒了天理有了天理沒了地理後得地之家不昌○朱子答胡伯量論葬地書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

則方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答孫敬甫曰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烟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畧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祖父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

撝謙曰洛陽者天地之中中州盛則天下之氣中中州衰則天下之氣偏故周公作大邑曰其自時

中。又不然。則周公豈好是勞民而忘先王之舊哉。
自戰國築邊爲塞。迄秦塹山堙谷。起臨洮至海。九
千餘里。隳斷天地之性。而北條諸山之氣損。自齊
趙臨河諸國。墟地以待河之游。波而障導失宜。以
鄰國爲壑。黃河南徙。而中原諸水之源減。陽方之
地。漸不生物。而巽離坤兌之方日闢。周易下篇所
謂利西南者也。國語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
藪。不防川。不竇澤。所謂以天地爲心。務養天地之
中氣。至後世天地氣。浸薄矣。而殘人又從而隳壞

之見山水稍佳即行穿鑿昔秦使蒙恬築長城斷地脉秦祀速斬恬亦就誅梁武塹過淮水及身而亡山川鍾氣莫非后土嶽瀆之靈以術害民者可無懼哉○凡平土地脉皆自高山而來虞書所謂封十有二山者所以禁民之損鑿也封山濬川即國語所謂禹高高下下封崇九山決汨九川是也封大也崇高也山既高大矣無可更高大之理只是不許墮壞而已後世如鑿煤燒灰取石皆斷地脉使民生不蕃而上之人全不措意哀哉○地道

至靜。所以載兆民而無變患也。古太和之世。並無火器。後世作火器。以壽民。而爲攻守之所必需。震炮之聲。晝夜不絕。則地氣已壞。民焉得安。鬼神不守。魚龍徙宅。得罪天地。不已甚乎。故守國者。祇當習民於五兵。爲折衝之具。而不當徒恃其城郭。當以弓弩爲遠威之器。而不當徒恃銃炮。嘗見戰者未見敵而先發火器。敵至。則徒手而奔。甚者至自擊而糜爛其軍。其何益乎。

潛室陳氏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爲正道。

一自河南入爲關道一自蜀入爲險道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但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

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況得而都之耶況荊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敬軒薛氏曰嘗觀山勢高峻而截即生物不暢茂其

勢奔赴溪谷。合藝圍環者。即其中草木暢茂。益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畜聚。故生物之力薄。合藝回環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即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畜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撝謙曰。今日之獲罪於上祇者。有三。穿山原以洩

地藏一也。用火器以震地氣。二也。人天地之精也。或以火葬而滅之。或久懸於土外。則精不歸土。三也。封山禁火器。謹葬期。庶其可乎。

潮汐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

陽中酉爲陰中也

按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乎酉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於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絶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

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朱子曰。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漸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

問梅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說。潛室陳氏曰。此說不可曉。令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纔出卯方。即潮長。纔入酉方。即潮又長。是月與日相臨出沒。

攜謙曰。宋之明州。即今寧波。所言即錢塘江潮信也。余錢塘人。自少聞浙江潮信。初一十六。午正子未。初二十七。午未丑初。初三十八。未正丑正。初四十九。未末丑末。初五二十。申正寅初。初六廿一。申

未寅正初七廿二卯初酉初初八廿三卯正酉未初九廿四辰初戌正初十廿五辰正戌未十一廿六辰未亥初十二廿七巳初亥正十三廿八巳正亥未十四廿九巳未子初十五三十午初子正由此觀之則明州人所謂月加子午則潮長之說確然無疑蓋初一日日月並行日加午則月亦加午故午時得潮以後日緩數刻正以月不及日日十二度有奇之故而朱子所謂初一卯十五酉疑若誤解其說而陳氏所謂朔月卯潮又不知其何地

也。又朔日月臨子午而潮長。而余襄公月臨子午
潮平南北之言。亦不可曉。姑闕以俟知者。大抵水
之朝月。猶鐵之向磁。從其母也。○西洋人言耦利
波海。一晝夜六七潮。豈彼地又有變耶。
古洲馬氏曰。禮記致日月。謝致月日夕。江海之水朝
至為潮。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
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自
朔至望。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為消。水陰物
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月起於

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爲三分將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三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

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地理大中卷之二十二終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三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理氣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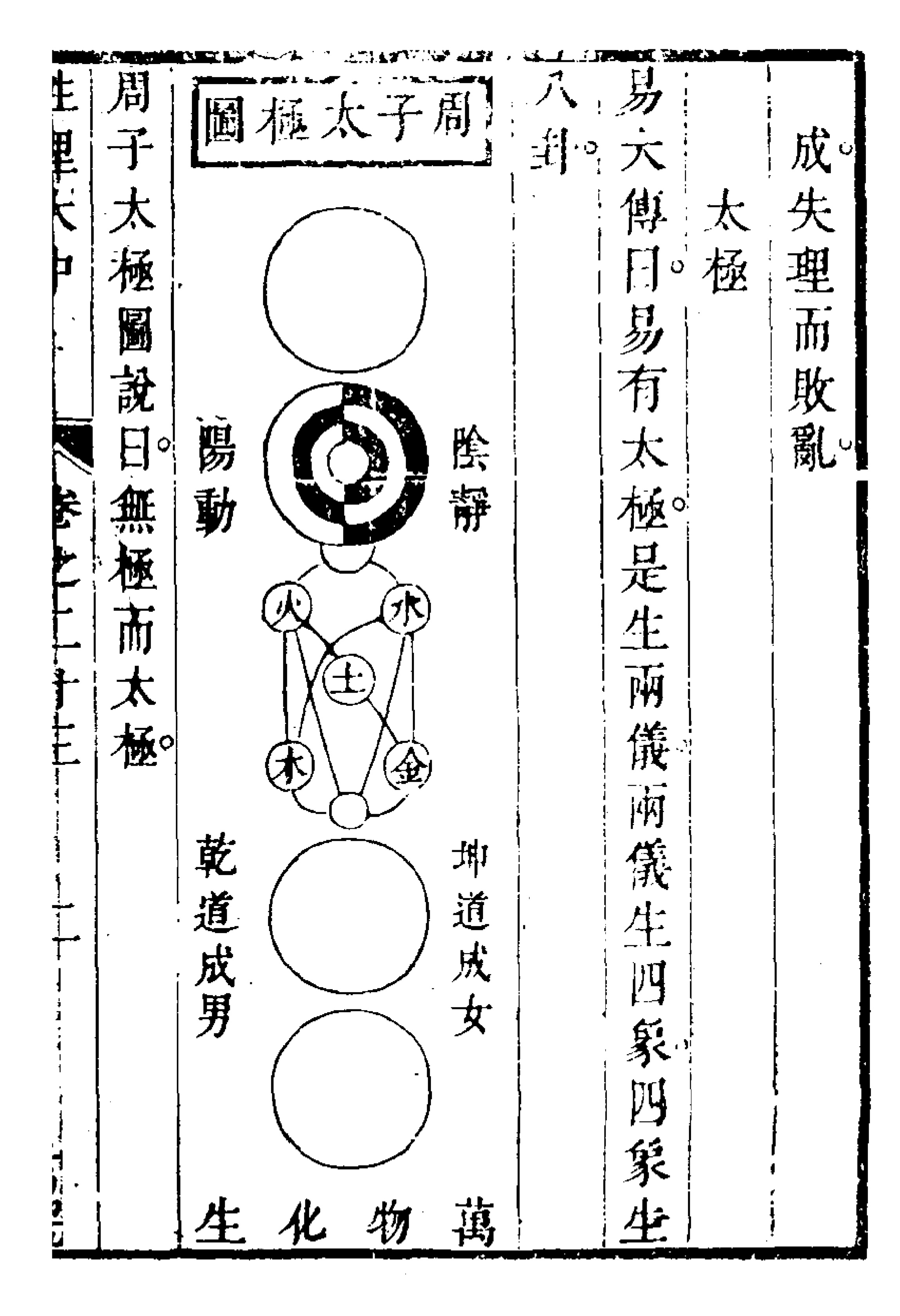
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

攝謙曰。理與氣。如形影之不離於天地之間。大與俱大。小與俱小。而又判然爲二。而不相混。詩曰。有物有則。物者氣也。則者理也。孔子曰。有物必有則。可見聖人於理氣。不以先後爲輕重。若必言先有理。後有氣。則夫子當言先有則後有物。恐不必混。又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卽氣也。道卽理也。未嘗輕氣重理。然聖人但敎人以理氣得理而生

成失理而敗亂

太極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周子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

撝謙曰自韓康伯以老解易以无訓極而西晉以來咸有無極之說何氏曰太極即无也柳氏曰无極之極則以太極爲无極其來舊矣不自周子始也然周子此言全非以無極爲太極也但以太極本无極耳今且置天地之太極而言生人之太極則人之生也莫不體具陰陽而推人之自始至於胎中一氣可謂極矣而仍莫非陰陽之所生則不可謂有極也從此推之太極生陰陽陰陽復生太極何所窮極故曰無極而太極竊意周子之意太

畧如此。彼以太極爲無者。固爲大謬。而朱子以理爲太極。亦非正旨。陸子靜謂通書言一。言中。卽太極。此語得之。惜子靜未知格物。則終未知何者爲中耳。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撝謙曰太極動而生陽。謂太極之動者乃陽也。太極靜而生陰。謂太極之靜者乃陰也。其實太極之動。乃生陽於靜中。太極之靜。乃生陰於動中。何也子時人靜則陽生。午時人動則陰生。○動極而靜。

靜極復動。極字只作至字。與冬至夏至之義同。與易中與時偕極之極不同。蓋陽動極則散。陰靜極則息。不復生矣。緣其所生。皆在未極之時。何也。陽生於子。極於亥。而生陰乃在於午。午陽之中也。陰生於午。極於巳。而生陽乃在於子。子陰之中也。

陽中陰也。陰中陽也。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

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上言五性感動。是人生而靜。感物而動。動中有定。主靜以復性。斯不至於人化物而滅天理。此主靜是承上文感動而言。非偏於靜也。○或問中正即禮智。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朱子曰。中者禮之

極正者智之體正是禮智親切處撝謙以爲中正二字在仁義之上不專指禮智而禮智在焉（）按周子太極圖說以太極爲陰陽五行萬物之原通書以誠爲通復五常百行之本不以太極屬理陰陽屬氣可知此篇无極之眞卽誠也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

邵子曰。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

撝謙曰。太極一也。語甚分明。不動生二。此語未盡。不動焉能生二。須曰太極一也。不動不靜。亦動亦靜。

又曰。道爲太極

撝謙曰。此卽朱子理爲太極之說。有物於此。究其端緒。條而析之之謂理。有路於此。行而無不通之謂道。理爲不易之道。經緯一定。而紀綱無變。道爲交易之理。衡從錯出。而往來無窮。理道各有其極。

而理道非即太極也。

又曰。心爲太極。

撝謙曰。是以後天之離爲太極也。即朱子太極中虛之說也。變也。非正也。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母。陽爲陰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育長女而爲姤。

撝謙曰。是以後天之坎爲太極也。即朱子所謂坤復之間乃無極。亦變也。非正也。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个氣迤邐分做兩个氣裏面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物

撝謙曰此條不知朱子何時所說與理爲太極諸說並載性理大方今止取此條去其餘說○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之名從此始蓋言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加一倍法也生生之謂易而太極則生生之始也生生之始一至純至中之氣爲天地之基以言理則是一理以言數則是一數言理言數皆自此而極

故曰太極其實此一者函三而備五者也

亂倩陳子嘗問於撝謙曰大傳曰易有太極朱子曰太極者理也將從此而生兩儀四象者皆是理乎朱子常言理先氣後寧以太極為理而儀象為氣乎如祚明所見盈天地之間皆氣也氣皆理也自一而二而四不過氣之從渾淪而分萬殊也先儒唯以太極為至尊之理若虛懸於萬物之上者故令後世專從而盡心焉恐大傳所云第指卦畫之初象乎天地之氣之所自分者而非以是為虛

懸之理也然乎否乎。撝謙曰。朱子常言天下無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則理先氣後之說。非定論也。而所以不得不言理先氣後者。旣以太極爲理。則太極自不得不先於兩儀耳。若據聖人言之。有物必有則。物者氣也。則者理也。未嘗後氣於理也。太極不可言理。不得謂之理生兩儀。其說明甚。但太極之氣。與兩儀之氣。固有不可不明。而其用至切於人身者。不得謂之天地渾淪之始而置之耳。曰祚明妄謂大傳所指。第言作易之初。及宋時諸

儒發明此二字然後此二字爲人身至切之用然天地之理卽吾心之理其本固一也特所謂與兩儀之氣有不可不明者望明示焉擒謙曰觀大傳所言則凡天地之兩儀四象八卦皆太極生之人身之兩儀四象八卦皆太極生之有一氣而可以生天地生人則失此氣而天地不得生人亦不得生其用不亦重乎其重如此豈可不深思而熟察之乎曰如所云則太極此生生之氣也自生民以來無不生者矣此氣若何而失何自思之何自察

之撝謙曰。自生民以來。無不生也。然有順其生道。保合太和。全而歸之者。有逆其生道。無故夭折者。其得其失。無不粲然。不可不思。不可不察。次日亂倩復申前說。其大畧曰。易之太極。是指洪濛未判之始。天地渾淪一氣。無與於開闢以後。四時百物萬事之倫。而更未嘗指是爲天人心性之理也。所以大傳之外。曾未更舉太極以爲教。而凡聖人之曰仁曰誠曰中曰一。初不混合於太極之說。自有宋儒先借太極二字。以發明一理之妙。則先儒之

所謂太極。已具於先聖之所謂太極而後世相仍不覺。遂誤謂萬殊之先。確有一理。然萬殊之先實未嘗別有一理。則凡求所謂太極者。亦惟是實其靈明之一心。而不復務全其條理井然。萬物皆備之體。則其說益誤。撝謙復論之曰。太極與兩儀。皆氣也。兩儀是有對之氣。故曰陰陽。太極是無對之氣。則曰中氣。蓋天地之間。唯中無對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中氣絕。則天地壞。人身之中氣絕。則人身壞。故醫書言四時之脈。無胃氣者死。而

易曰恒不死中未亡也吾子言凡聖人之目仁曰誠曰中曰一初不混合於太極之說所以大傳之外會未更舉太極以爲教撝謙竊以爲不然易雖有三百八十四爻皆明一中之旨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天地之極要皆本於人極人極者太極也太極者中也周子開其端引而不發陸子知中之爲太極而不知所以爲中朱子以理爲太極誤矣若世儒之所謂太極則因周子無極之旨而誤入於太極即無之說且以爲儒言無極老亦言

復歸於無極佛言无住生心此三敎合一之說所自來也○闢釋氏者朱子也然朱子之學其流仍可歸於佛何故朱學以太極爲理夫衆多之理旣不可以爲太極則必以渾然一理爲太極言渾然一理而又不可以氣言則自入於虛無空寂覺明湛定之說所以朱學大行而言性命者仍多出於禪定陳子之說非無謂也然竟以爲無與人身則又不可今但知太極爲中氣則自不偏於動不偏於靜而聖學見矣○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猶言始祖生高祖。高祖生曾祖。曾祖生祖。今乃突言始祖非人也。理也。與高祖生曾祖不同。不亦異乎。○撝謙嘗與大音沈子辨太極大音曰。凡有是物。必有是理。有是理。然後物從而生。故曰太極生兩儀。余曰不然。太極生兩儀。此有生兩儀之理也。而卽謂理生兩儀。則無是理也。猶之父母生子。此有生子之理也。而卽謂理生子。則無是理也。余言太極者中氣。大音以爲非是。余曰。古人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言理言氣。而自兼理氣。

今指出一氣字。專爲今人勿求於氣耳。後復與朗思沈子夜論。余曰。此理極易分明。理無形氣成形。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如樹之有根。此太極也。一本生二枝。此兩儀也。二枝又生四枝。此四象也。四枝又生八枝。此八卦也。雖有八枝。而終成一樹。根同故也。若以太極爲理。但行乎陰陽之中。而不得爲氣。則但有二氣而無一氣。便是二本。陰陽兩氣。各自生枝。終不得合。

如前圖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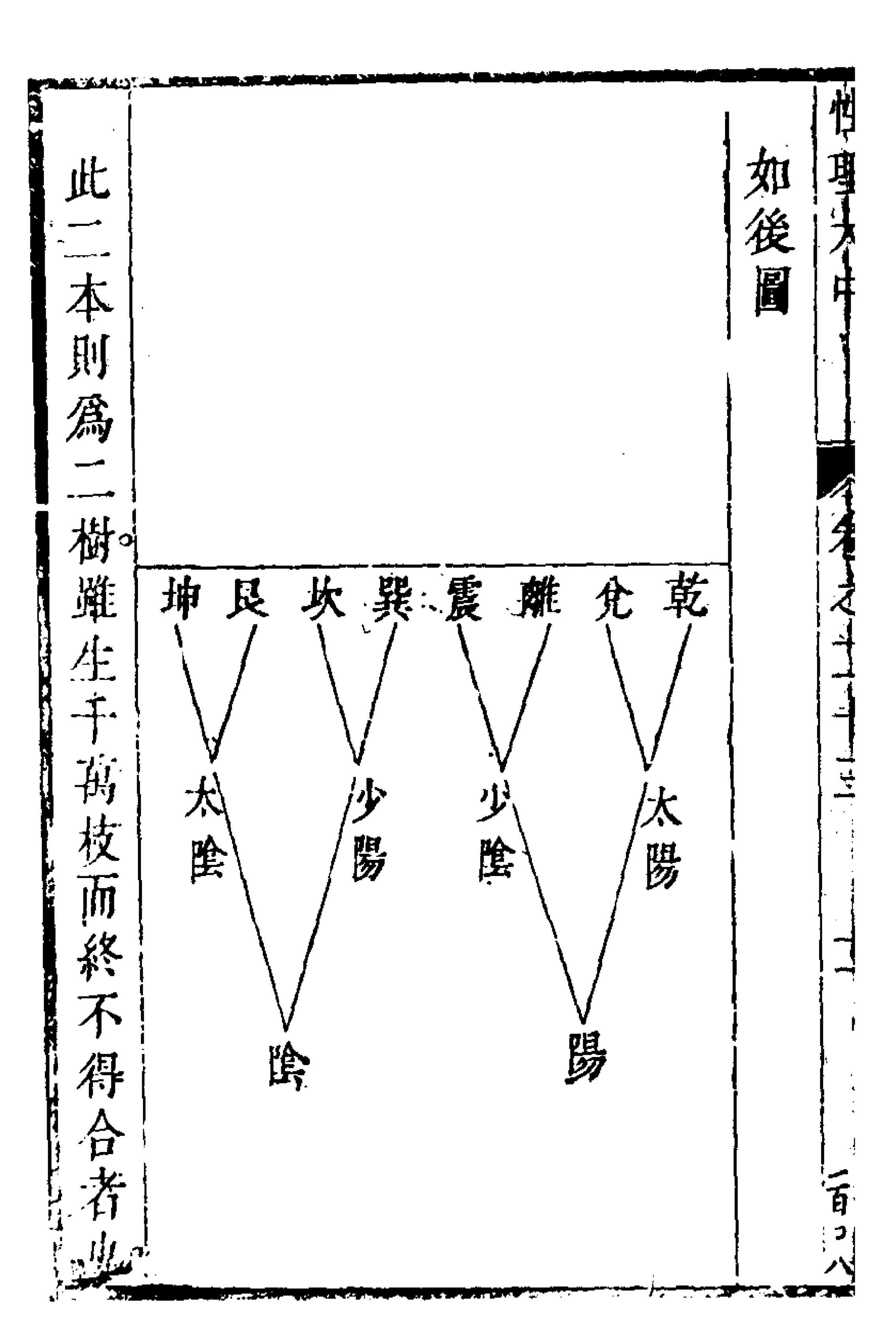
太陽 少陰 少陽 太陰

陽 陰

太極

此以一本而生萬殊。莫非氣也。而理卽行乎其中者也。不得以樹之根爲理。而枝爲氣也。

如後圖



此二本則爲二樹雖生千萬枝而終不得合者也

記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正所謂合二氣而爲一氣也。

或問。如是。則太極不專屬理。兩儀四象八卦不專屬氣。其說可謂分明而無疑矣。然伏羲畫卦。何不於陰陽之下。又加一畫。以爲太極。而連屬兩儀乎。

撝謙曰。太極從中起。而不從下起。今不過以樹木之一本。明其義耳。若從下起。則一畫卽是陽。將何法以爲不陽不陰之畫乎。且一落卦畫。卽與萬序遷流。而非敦化之本。故太極雖在兩儀四象八卦

之中。而實在兩儀四象八卦之外。伏羲八卦次序。但言陰陽之生。八卦方位。但言陰陽之運。太極不可謂不在其中。而不見其體。唯河圖之中宮乃呈其象耳。

或問如是。則但明太極。而兩儀四象八卦。皆後起而不必措心可乎。曰不然。中與外無常者也。太極有時在三百八十四爻之內。而不爲小。太極有時生兩儀四象八卦。而不爲大。此所以爲易也。若但明太極。而不明太極之變化。則所謂極者。仍同於

一物之塊然。而豈足以爲萬化之本。如所謂君者。以其時時與臣民相會通。故謂之君也。若但知所謂君者而奉之。而不復顧其臣民。臣民背畔已成一夫矣。而吾猶以爲君。此晉之荀息。齊之徒人費所以爲愚也。後學侈口。欲以一心範圍三教。而主苴萬理。何異是乎。

敬軒薛氏曰。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即論太極。馳心玄妙。而不知反求諸己。其弊有不可勝言

者。

禤謙曰。世儒皆知論太極。無論所言非是。即使近之。則物物各有太極。草木亦有之。使其身與草木同太極也。不亦末乎。今所當明者。人極而已。五常之中性是也。

陰陽 分老少即四象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陰陽於天地間。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个升降生殺之分。不可

無也。○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个升降之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个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此言甚有味。

五峯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延平李氏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於天。附於地。列於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羣。生者。形者。色

者莫不分繫於陰陽○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其爲氣炎其爲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爲性以耦爲數以柔爲體其爲氣涼其爲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陰陽做兩个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个看只是一个消長○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个間一个輥去是也○天地統是一个

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个。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無一物無陰陽。加至微之物也。有个面背。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陰客而陽主。

五行

河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其五行自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五行相克。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洪範木曰曲直。金曰從革。火曰炎上。水曰潤下。土爰稼穡。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炎上作苦。潤下作鹹。稼穡作甘。四時春屬木旺。火相。水衰。土死。金囚。夏屬火旺。土相。木衰。金死。水囚。

秋屬金旺。水相。土衰。木死。火囚。冬屬水旺。木相。金衰。火死。土囚。土旺四季。而盛於季夏。蓋以夏火生土也。土王。金相。火衰。水死。木囚。十干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巳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十二支亥子屬水。巳午屬火。寅卯屬木。申酉屬金。辰戌丑未屬土。五性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智屬水。信屬土。

五方北屬水。南屬火。東屬木。西屬金。中央屬土。

周子曰。五行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

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葢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葢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葢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張子曰。木曰曲直。能旣屈而返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葢得土

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攟謙曰金曰從革蔡氏曰從而又革也此說勝橫渠蓋金之爲性最順故能從物所範而成形又能改革而不毁以其爲至陰之精而又受至剛之氣也

朱子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天地初生水火。又生木金。木便是生得出一个軟底。金便是生得出一个硬底。○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得五行之秀者爲人。陰陽只在五行中。

李氏希濂曰。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至盛

者也。故爲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故水又爲火之先也。有水火而金木生焉。木華而疏。金固而實。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爲金之先也。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

撝謙有陰陽五行諸說。別具易學大中圖說。

四時

朱子曰。只一个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天地只是一个春氣發

生之初爲春氣長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氣起渾然只是一个發生之氣。

鬼神

程子曰。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始終。不越聚散而已。○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

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以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不肯行耳。

撝謙曰。古者祭成人必有尸。祭殤無尸。子曰。祭成人而無尸。是殤之也。撝謙嘗深思而竊知其意。蓋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考爲陽。妣爲陰。陰陽不同氣也。何以得合。得一同氣之孫。以爲之尸。則合矣。蓋人者。鬼神之會也。殤無配。故無尸。問不能有考妣同氣之孫則奈何曰此當以考爲主。

又曰。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或問鬼

神之有無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得不於吾言求之乎○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

橫渠答范巽之書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刼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端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

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上蔡謝氏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自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
又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也
朱子曰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皆是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鬼神

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爲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

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是。○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問先生前說日爲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

氣爲陽。故魄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爲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爲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爲主。則亦初無二理矣。○人將終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温温然。薫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麽樣氣魄。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

城之氣自散耳。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卽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問生魂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的。有魂先衰的。如某近來覺得重聽多忘。是魄先衰。○今人多思慮役

役。魂都與魄相離了。○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問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魄強所以記得多。○問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某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鬼神上蔡說得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着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

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閒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

撝謙曰。所謂致死之。非徒不管之而已。如書所謂絕地天通。如湯巫風之刑。凡地方晝夜禱祀。歌舞獻邪鬼之類。皆宜嚴刑禁絕。

朱子曰。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

要去聚得他。○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有釁龜用牲血。便自覺見得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筴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是將生氣去接續他。便是釁龜之意。○地祇。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意。○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實有個天。有個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個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

个門行戶竈中霤今廟宇有靈的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之誠耶抑眞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的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眞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問天神地祇之義曰註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祇○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

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戸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於學。其氣類亦可想。

攜謙曰看來雖山川社稷之神皆是人之死者其寃鬼爲之如勾龍爲社周棄爲稷之類是也此等皆正神故不散非類與生時一般葢正神皆君子君子生時不妄受人酧酢豈爲鬼神而反不廉哉故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非徒以氣相感而已

問祭先聖先賢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个新生的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太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

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又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攜謙曰。先儒自程朱以下。皆不信有世俗之鬼神。不知陽主氣。陰主形。則鬼物雖無象而有將成象。所謂泥塑金鑄之像。雖不可謂之神。亦不可謂非鬼。鬼神即是陰陽。然所以謂之鬼神。以其精爽耳

泥塑金鑄之像。而爲世俗人心之所向。卽有精爽附焉。不足異也。程子又言鬼神造化之迹。夫陰陽不測。妙萬物而爲言。不可謂迹。張子謂鬼神二氣之良能。近之。然不如朱子曰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屈者爲鬼。伸者爲神。數語甚明爾。

問鬼升於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於天上否。朱子曰。他是氣散。只是纔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只是便散。

撝謙按程子言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朱子此

說本之然看前論諸說知此未爲終身之定論也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忽其聚到得禱祀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

撝謙按此一條亦斷無此理且觀朱子所論祭天地山川數段知此亦非定論學者熟讀六經自當分曉○撝謙有一書與友人辨人死氣散一條畧曰人死氣散一條當是先儒理會之未盡夫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然有其一而又有其二有男斯有

女。女與男不同也。有靜物。斯有動物。靜與動不同也。有不變不化之物。有能變能化之物。二者又不同也。有不變化而變化之物。有變化而不變化之物。二者又不同也。異端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是以欲執一以貫天下之物而齊之。而物終不可得齊。於是舉一而廢百。今言天之生物一本。而以無知之草木。儷最靈之人。以爲聖賢之死與草木同盡。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試問天下何以有數千年不死之草木。而無數千年不死之人。豈非靜

則不變不化而動則能變能化乎豈非草木不變化而變化人變化而不變化乎然此猶難辨析請以經書之易曉者質之尊著曰自孩提而少長而強壯氣日新而不已知覺亦日新而不已至於衰而老而病而死氣日以耗知日以昏以至於盡則同歸烏有矣今以聖人驗之則不然論語所載夫子進德之序自十五而三十而四十而五十而六十而七十日精日明無氣耗智昏之時則形骸雖衰而精神益強此可知也使聖人之生幼而無知

長而漸聖。老而漸衰。日至懸蹶。則死而無知。此可必矣。今全不然。未死一刻之前。尚是至聖至神之質。一刻之後。頓無知覺。塊然一物。不唯與中庸悠久無疆之理相悖。以情而推。已足駭怪。此其不然者一也。曾子易簀之時。氣息希微。固已可知。而神明之堅定如此。則所性不與死俱亡。炳然無惑。而尊著日原其始也。日生而至於盛。知其終也。日衰而至於亡。揆之於此。全似不合。此其不然者二也。聖人行事。雖則一秉於理。而理亦無定在。比如人

家造屋。榱桷垣墉。次第加工。歷歲而成。不可謂非理。一朝遇火。便成灰燼。苟知其成之必火。而加工不息。亦不可謂之理矣。今以孔子終身學道之勤。至五十方知天命。纔得從心不踰。便已草木同腐。此與屋成遇火何異。而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更似造屋者曰。此屋朝成夕火。無憾。則惑之甚者也。雖勉人學道。言或過激。而聖人之言。是不沾滯如此。此其不然者三也。又前見先儒言僧道不伏死。故死而氣不散。聖賢不貪生。故死而氣散。嘗笑以

為好生惡死。喜存惜亡。乃天下之人。不言而同然
之情。豈有聖賢。反更乖僻且聖人制禮。以死為內
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則莫不以生為樂。今以此
為說。則是為僧道尚有靈響為聖賢一剃便膺天
下之人。歸僧道者。無怪乎如鳥之投林。為叢驅爵
亦賢者之過。此其不然者四也。今弟序曰魂升於
天。魄降於地。魄必腐爛以至於無。魂之在天。亦必
漸滅以歸於盡。此與人死氣散之說又已小異。我
不知人死無知乃其未升天之時。即無知乎。已升

於天而後無知乎。若如尋常之氣。口鼻呼吸。一出即散。不能升天。我不知人之魂。有能升天者乎。有不能升天者乎。或氣盛者能升天。氣衰者不能升天乎。氣盛者漸滅必遲。氣衰者漸滅必速。今言僧道之漸滅遲。而聖賢之漸滅蚤。將聖賢之氣衰於僧道乎。鬼之在地。必腐爛以至於無。然亦有久僵不腐者。魂之在天。必漸滅以歸於盡。豈獨無歟。著而不亡者乎。儀禮人死登屋而招魂。招以衣曰皐某復。乃以衣下衣尸。又似不欲魂之登天者。如幾

辭招魂所言上下四方皆不可往招之歸享於宗廟應是先王遺意且鬼神之說妖祥之事自古誠不可揜書傳皆有之豈佛氏之說乎此其不然者五也

勉齋黃氏曰人只有个魂與魄人記事時自然記得的是魄如會恁地搜索思量的是魂魂日長一日魄是禀得來合下恁地如月之光彩是魂無光處是魄魄亦有光但是藏在裏面○氣之呼吸爲魂耳目之精明爲魄耳目精明是光藏在裏面如今人聽得事

何嘗是去聽他。乃是他自入耳裏面來。因透諸心。便記得此是魄。魄主受納。魂主經營。故魄屬陰。魂屬陽。陰凝靜。陽發散。○易曰。精氣爲物。精是精血。氣是熱氣。有這兩件。方始成得个好物事出來。

撝謙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此天地之魂魄也。

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親切。此眞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以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首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

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亦眞得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畧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个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得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爲魂。陰爲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

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爲神魄之降者爲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

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爲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西山眞氏曰。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

又云。鬼神天地之功用。横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也。○䰟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焫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䰟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䰟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撝謙曰。凡初死之復。是合一人之鬼神。祭而立尸。是合二人之鬼神。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尙矣。自聖賢不作。正塗壅底。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恍昧。則怵於奇衺。或又諉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不知也。吁亦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溥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噓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

揭謙曰。景風流電。神之著。奇花異卉。鬼之精。然而人獨畏寃鬼之鬼神者。亦不可謂民之愚也。鬼神

禍盈而福謙。此是精爽之有主者。○有能屈之神。有能伸之鬼。有不屈之神。有不伸之鬼。○或問伯溫劉氏言人死而盡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曰不然。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人務鬼事鬼務人事。幽明皆不安其分也。○古人有耻。功在子孫。焉其子孫。功在山川。焉其山川。非其所施。則不饗。末世政衰。宵魅無賴。沿途丐祀。以侮愚人。時有之矣。此等司世者所宜致死之也。○問釋氏輪廻之說曰人之生也各

一其性。五德咸備。中和無偏者。人之性。渾物者龍之性。儀物者鳳之性。剛而殺者。虎豹之性。陰而毒者。蛇蠍之性。食色者。犬馬之性。抵觸者牛羊之性。昏情者豚彘之性。弒逆者梟獍之性。卵翼喙息莫不有性。生則聞於形骸。死則氣歸天地。合同而化。苟有何氣則成何性。苟有何性則成何物。未嘗有纖毫勞費於其間也。任其來而不保其往。取其新而不念其舊。執天之道。以御天下來世者。帝而已矣。○古人有言。書契興。鬼夜哭。觀於小兒之惡誦

讀釋氏之重無學蓋可見矣○一身之內所主不存皆能自侮不畏於內而畏於外可不謂愚乎